



【人生风景】

榆绿春风

□高军

每到春天，我总感叹已经很多年吃不到那种美味了。

有一次，和几个朋友说起来。我说得滔滔不绝，他们听得无动于衷，甚至很是不服气：“还有这种情况，你想错了吧。”我说：“咱们都喜欢写作，平时应注意观察事物观察生活……”听到我说的又是这一套，他们有的甚至撇嘴了。

小时候，家中院内有一棵榆树，周边石头地堰旁也有很多嫩生的榆树枝条。那棵榆树由于生长在贫瘠之地，多年也就长了一人多高，很容易攀爬上采到榆叶，地边枝条上的更是触手可及。

这些榆树很奇特。别的榆树春天先长出榆钱，然后才生出榆叶的嫩芽，它们却一开始就长榆叶，一个榆钱也见不到。就这样一直到老秋，榆钱才长出来。母亲管这种榆树叫“要榆”。“要”是方言“要股”的简称，就是相反、别扭的意思，主要是强调说它秋天才出榆钱这个方面。

那时候，家中生活不富裕，一到春天经常做榆叶菜，用的就是这种榆树的叶子。用手将其撸下来，去除沉屑杂质，锅中添水，放入洗净的榆树叶，上面撒上一层用石碾碾压的豆面。炉灶中点上木柴火，将其烧开煮熟，撒上适量盐，拌匀后就行了。只见榆叶嫩黄，小米粒大小的豆屑洁白如碎玉，浓稠汤汁绿中透白，清香气味扑鼻而来。每人盛上一大碗，吃起来黏滑软糯，豆香、榆叶香交织在一起，好吃得暴烈、残酷，让人回味无穷。不富裕的生活因为有了这种榆叶菜，也变得五彩缤纷起来。

多年前，我开始写作不久，曾写过一篇《院中的榆树》，主要围绕院中的这棵榆树怀念去世的母亲，也曾涉及到这种榆叶菜。那时候，我父母都已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院中的榆树尚在，每次回故地凭吊，见到这棵榆树就倍感亲切。可是，房子毕竟是公家的，榆树当然也是单位里的，后来我再去，房子已被拆掉，那棵榆树和地边那些枝条都已不见了踪影，让我生出很多感慨。就是至今我也经常去走一走，总会指点和寻找那棵榆树所在的地方。

有一年秋天，一位文友终于在乡下一个叫蒋岭的村子里见到秋天长榆钱

的高大榆树。他在朋友圈里晒出照片，说终于见到老高说的这种树了，并感叹我讲的观察事物是有道理的云云。

后来由于撰写一本《国有林场志》，我来到了沂河杨家道口后边的林场里，那儿竟然有两棵高大的榆树。我和陪同的工人说起小时候我家的那棵“要榆”。他们告诉我说“要榆”学名叫“榔榆”，这两棵就是你说的“要榆”，最适合栽种于山区河畔处，因为这种树喜温暖、湿润气候，宜肥沃土壤。到这时我也才知道我家院中那棵榆树生长缓慢的原因了。

多年吃不到小时候那样的榆叶菜了，每到春天就去一个叫八大峪的地方采摘普通榆树上的榆钱回来品尝。那儿最初只有八户人家，又在远离公路的山坡上，没有汽车尾气熏染，也没有农药化肥浸润干扰，保持着最原始的风味。用它煎过鸡蛋饼，蒸过榆叶窝头，炸过榆钱丸子，味道也很不错。最好是做大米稀饭，我们一直叫榆钱稀饭，在稀饭快要出锅时，下入洗净的榆钱，待锅一开立即端下来。在热气腾腾中，洁白和碧绿交织共色，吃起来两种香味混合在一块儿，层次丰富，食欲大增。但和小时候吃过的榆叶菜相比，仍然觉得逊色不少。

现在我们这儿的“要榆”已很稀少，且都已是几丈高的大树，攀援上去捋叶十分困难。再是这些树木也需要保护，乱用刀斧砍断树枝不可取，用镰刀向下钩削枝条也不会被允许。所以，也就不容易吃到美味的榆叶菜了。

我居住的小城西山生长着一些榆树墩子，采摘回家用豆面制成榆叶菜。虽说榆叶很嫩，吃起来却毛毛刺刺的，一丝顺滑感也没有，更没有“要榆”叶的色香味，结果大倒胃口，再也不敢问津。

后来才明白，“要榆”树叶好吃是有原因的。这种树的树叶幼时有短柔毛，随着叶身的舒展，慢慢变成无毛或沿叶脉有很少的疏毛了，所以吃起来嫩滑软糯，黏性适中，味道鲜美。

在榆绿春风的日子，回味起有关榆叶、榆钱的食物，又想起了当年院中那棵榆树，和在榆树下与父母相处的那些一去不复返年月，眼中就又湿润起来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现任山东沂南县作家协会主席。)

□宋远升

自祖父母离开人间后，我极少愿意在冬天去他们的旧园。因为在这个万物肃杀的季节，草木凋零，我以自己的力量可能难以抵御其中的寂寥与寒气。在夏天草木葳蕤的时候感觉会好些，至少这给我内心一种生命气息的支撑。由于这座旧园的老屋长时间没人居住，它以比正常更快的速度衰败。当然，即使是在夏天，不仅是在屋顶，而且在房壁的墙缝中也长出了青草，于是这里就成了鸟兽与树木的乐园。

旧园里的每一棵树木我都认识。不论是那棵椿树，还是樱桃树，并不都是普通地生长在那里，它们都有我生命的印迹。我们之间因此有了特殊的关联与意义。因为这里是山区，树木属于常见的东西。

这棵椿树并不是人种植的，而是某年一粒意外的种子偶然吹落到祖父的院子里。在我童年时，每逢旧历新年凌晨，祖母都会让我早起，绕树三周，口中一定要念：椿树粗，椿树长，你长粗来我长。而我最后往往对这咒语般的口诀无可奈何，总会念成：椿树长，椿树粗，你长长来我长粗。我后来长时间总会对此耿耿于怀，认为这是我长不高的原因。

樱桃树也是祖父从其他地方为我移植种下的。那时太祖母还在，她与祖母同样都是缠着小脚，有很强的老派作风。我曾亲眼看见她声色俱厉地训斥祖母，而祖母则低头顺眼不敢出声。因此，樱桃熟时必须首先给太祖母吃。那时我年少贪吃，祖母总会在樱桃成熟后，偷偷先摘一些给我。

我居住的小村是从下面平地的大村分出来的。小村的房屋很稀疏，如同睡莲一样散乱而悠闲地卧在山前。由于地势较高，门前没有多少遮挡物，因此，推开大门就可以看到大村的集体办的粉坊。每当套驴拉磨时，好远就听见那头很高的黑色毛驴不满地大叫。

当时祖父院子隔壁有一个乡村学校，这里甚至还办过初中，不过我记忆中已经是最后一批，后来就改为小学。我的小学一二年级就是在这个隔壁的乡村小学度过的。即使从祖父家到学校的门也就是几百米的样子，但是，我更喜欢的是从祖父的院墙爬过去，沿着里面养着一头面目可怕种猪的猪圈上沿，不管祖母后面焦急的叫声，胆战心惊地跳下去上学。

多少年后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不远千里还会来到这座旧园，为什么会对这个老院子念念不忘。旧园的大门对我沉默地关闭着。我只能透过门缝看当年的椿树与樱桃树。蚂蚁们还是如多年前那样排成长长的不规则队伍前行。一般而言，在山村有小男孩的院落，鸟雀是不愿意来做巢的。然而，现在他们在旧园的不太高的枝丫上已经安居，并用不安的眼睛望着我，仿佛自己才是这里的主人，而我只是一个过客而已。或许他们是对的，我只是曾经在这里的寄居者而已。

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在这座旧园的门前久久不愿离去。是期待什么奇迹吗？是不是我仍然向往祖父母会像梦中一样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，让我年少时光再来一遍，从而不再那么粗糙。在我童年的梦魇里，父亲深夜把我独自关在家中，我把着门缝绝望地大声哭喊。我还是希望祖父如同传说中一样，驾着祥云来解救我吗？如果有亡灵，祖父的亡灵必定是温暖的。我内心曾无数次祈祷他们有个好的轮回。但是，老屋青石外墙上，我当年的涂鸦已经变得斑驳。他们还记得我年幼无知时留下的这些符号吗？他们还会认得我吗？

旧园那扇大门斑驳地紧闭着，这既关闭了过去，又给我奇迹出现的幻想。这里似乎隐藏着一种特殊的意象，隔绝并联系着时间与消亡，生与死，现在与过去。

站在正午的阳光下，恍惚中旧梦重现。祖母还是像当年那样，在我爬墙上学时提心吊胆地喊着我的名字。隔壁荒废的学校的下课铃声又响了，大家欢呼雀跃，发疯似的在满是石子的操场上奔跑着。上课了，又如同一群小兽被驱赶进了笼子。教室里的老师用掺杂着地方言的普通话大声地讲着课。操场上人影皆无，只有围墙四周种植的杨树随风哗啦作响。一只狸猫趁机跃过学校低矮的围墙，倏然隐入草里，草丛摇动如同泛起遥远的记忆。

(本文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)

【落英缤纷】

故园草木深